

每日譯報叢書

中國抗戰

譯報社發行



2-1

(VII) 書叢報譯日每

戰抗的國中

版出社報譯日每商英

1938.6.25.

英商每圖

譯報

叢書第七種

中國抗戰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廿七年六月廿五月初版

編譯者 每日譯報社編輯部

發行人：孫特門司
鮑斐納士

發行者：英商每日譯報社發行部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Mei Jih I-P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YT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Gen. Office: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499 & 13898. Cables: "Scholaris."

本報創刊 民國廿七年一月廿一日

小引

這本小書裏所收的論文都是梁士純教授在華北中日危機開始以後所寫的。梁教授曾經執教于北平一個主導的大學，他也就處在觀察時事最適當的地位。一讀這些論文就可以知道他的種種見解大抵是從他對時事發展的探究上產生出來的。就他還在北方的時候所寫的這集子裡的開頭幾篇，又就其後在上海所寫的幾篇，我們都可以這麼說。

本書作者在國內公立學校及教會學校受了基礎的教育以後，曾經到美國去，在鮑爾溫萊拉斯學院，杜堡大學及芝加哥大學求過學。其後他又入了福特技術專門學校的學籍，他在那里漸漸熟識了第特律的工業發展情形。他的興味轉到了新聞事業上頭。他便參加第特律新聞的編輯部，在那里過了兩年，他回到中國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而同時以第特律新聞國外通信員的名義繼續從事於新聞事業。

梁教授曾幾次做着文化團體和公共團體的代表，出國考察。並參加過各種重要

會議，如芝加哥哈理斯學院會議，味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會，加拿大彭夫市太平洋關係學會等，他又擔任過基督教科學導報和泰晤士週報的通信員。自一九三五年起擔任了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主任，在一九三七年則曾做過北平出版的民主雜誌的編輯。

爲了供給中國及國外對於他的論文的需要，我們決定把他的論文重印成小書的形式。凡是研究着遠東問題及中國問題的人們一定會覺得這一本，也同其前身『中國及其國難』一樣是最方便也最有用的參考書。

T. B. 鮑惠爾

復興的中國的代言人

斯諾

梁士純先生是中國最有材能的政論家之一，他這本小冊子正有力地表現了因抗戰而產生的新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梁先生是很有資格代目前這門爭的產兒——統一的中國說話的。他是中國精通外文的新聞記者中最靈通最知名者的一個，而且是中國最稀有的一種人物：他熱誠地信仰民主和民主制度。他的這種見地已反映在他一切的政治著作中，而在最近幾年中，是越來越發膾炙人口的。現在他的見解已為中外輿論界許多研究者所依循利用。

『中國的抗戰，』是梁先生近二年來所發表的一部分論文的結集，他是最早信仰『聯合戰線』的人，而且一向就是積極抗日論者，所以這是一本重要的讀物。每一個關心中國的人應該讀這本書，它對當前的各種事件，和復興的中國，對於這些事件的見解，都有正確的闡明。

『二年前』，梁先生說，對於日本能否征服中國之問題，他的回答是：『日本

不能征服中國，除非中國征服牠自己。』換句話說，就是除非中國因不抵抗而自召滅亡。現在，他對於同一問題的回答却是：『日本永不能征服中國，因為在過去九個月的鬥爭中，中國完全證明牠是不能被征服的了。』

在這本書中，梁先生主要的是談論抗戰中國內政真正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收穫，而對戰爭在國內物質方面所加的可怕損害，却大半忽略未談。目前中國所有的愛國份子都是樂觀主義者，因此梁先生在目前顯然的政治好轉之下，不願意討論戰爭不幸的結果，我們是很能了解的。但我却不禁要提醒梁先生及中國其他的愛國者說：『行軍是不能枴腹的！』這一句話，在目前照廣義說來，就是只有在民族經濟的基礎能鞏固，和士兵的傷害能迅速治療的時候，軍隊才能作戰的。

中國是絕對不能只靠發行新的無準備的鈔票，來繼續作戰的，日本也是一樣。目前如不迅速認清這一事實，並應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內地建立新的經濟基礎，那麼一切政治上的統一與聯合，都不能使中國免除經濟上的災難。

梁先生既已用如此深邃的見識來討論中日戰爭中政治的和軍事的現狀了，那麼

無疑的，現在，他將轉移他的注意於經濟方面——這個畢竟也許是此次戰爭的決定因素方面了。

序

梁士純先生這本『中國的抗戰』將抗戰以來九個月間的經過和我們所以要『再接再厲』的抗戰而『決沒有妥協的餘地』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明白淺顯。他告訴出『遠東局勢的實際』，他說明『中日戰爭的前途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他以銳利的眼光，豐富的研究，推論國際間對於中日戰爭的情勢推演變化。最後，他宣言道的：『日本決不能征服中國！』

在這本『中國的抗戰』裏的許多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寫的，陸續的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過。但譯成爲中文出版，却是第一次。

原來是寫給非中國人看的；他是『很有資格代目前這鬥爭的產兒——統一中國說話的。』他說得是那樣的懇切和透澈，熱誠而堅定。曾贏得不少國際間的友人們和讀者們的同情。我們需要這樣的一位熱誠的復興中國的代言人。有許多話都恰是我們個個人所正要說出的。所以即對於我們自己，這也是一本重要的有用的讀

物。

他堅定的表示着繼續抗戰的必要與可能，堅定的指示出抗戰的最後勝利是終將屬於我們。這是常識，不是預言。二十世紀是沒有奇蹟，也不會有預言的。然而梁先生把這『常識』卻那樣簡單明瞭的表達出來。動搖不定的沒有自信心的人，最好得仔細的讀這本書一過。這是『常識』。這是一本最好的『常識』書。

最後一篇『答一個青年朋友』乃是一位嚴正而懇切的真正關心青年們的前途的教育家的指導與忠告。青年們，特別是在上海的青年們，必須再讀三讀的。『爲要建設「自由獨立」的新中國，我們必須準備在苦難和犧牲中支付相當的代價。』所以『教育』已不復是『個人升官發財的工具』，而是『一種爲國效勞的手段。』我們要做一个自由人，不願意做奴隸，就必須努力充實自己，聯合和組織自己的隊伍，以從事于救國的工作，以應付這『長期的艱苦的鬥爭。』

更重要的是，他指示出：青年們的終身工作應該是在內地。『他們應該利用上海的特殊環境，努力準備自己，使自己能爲祖國幹出色、最有效的工作。』這指示

是每個青年人乃至每個教育家都得牢記在心頭的。

鄭振鐸敬序

中國的抗戰

梁士純著

目錄

錄

目

小引

復興的中國的代言人

鮑惠爾

斯諾

序

鄭振鐸

遠東局勢的實際

中國與白魯塞爾會議

中國再接再厲

決沒有妥協的餘地

中日戰爭的最初半年

中日戰爭的前途是怎樣的？

日本在華的傀儡政府

最近歐洲事件與中國的關係

日本決不能征服中國

華北教育機關的慘狀

答一個青年朋友

中國的抗戰

士純著

遠東局勢的實際

我們的時代是實際主義及實際主義者的時代。日本的道歉者，發言人及宣傳家對西方人士說話，有他們特殊的一套說法，就是說西方人士不曉得遠東局勢的實際。這樣地來解釋任何麻煩的觀念或是局勢似乎是再方便也沒有的。日本政府幾次三番指摘着國聯不實際，指摘着不贊成日本自以為永不會錯的關於遠東局勢的觀點的那些人們不實際。日本曾經拒絕了白魯塞爾會議的邀請參加，其理由是參加白魯塞爾會議的各國既然不懂遠東局勢的實際，中日問題也就不能求得「公正而實際」的解決；這所謂公正而實際不消說是出于嚴格的日本人的觀點的。

然而日本方面儘管傲慢地聲稱着，只有他們才知道遠東局勢或是任何局勢的實際，且讓我動問一下；實際是什麼？日本的要辯護其未曾宣戰的對華侵略戰爭，喜

歡加于中國及中國人的罪狀（這自然隨時變化着，以求適合他們的目的）就是（一）中國人民是反日的，而這反日的感情則出于中國國民政府的挑動；（二）中國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如果不，總也快要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了。我必須承認，中國人民是反日的。這是遠東局勢的實際中間最真實的一點。然而倘說中國人民中間這一種極有力量的一致的感情是中國政府的反日政策所激起，那就是不實際不真確的了。照以往的情來論，人民總是怕我們的政府對日本妥協太過，甚至屢次被疑爲親日。就是如今，我們對於我們的政府最覺着隱憂的也並不是它太反日卻是它不夠反日。自從我們政府接應了日本的挑戰，發動這次反對日本侵略的抗戰政策以來，它就獲得了全體人民無條件的空前的擁護了。我們政府的抗日態度堅持下去，這種擁護會變得更堅強更凝結，是必然的。

然而爲什麼我們這樣反日呢？爲什麼我們不反美反英或是反俄呢？

我們試約略地回想一下：最近六年中間日本所做的事，且不說以前日本加于中國的種種暴行及非法罷。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日本奪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及

熱河——通稱滿洲，中國最富庶最肥沃的幾省，中國民族的生命線，便使那幾省三千萬中國住民成了日本人的實際的奴隸。她推行着海洛英白面及其他各種毒物的萬惡的貿易，其深刻的用意就在使我們的民族萎靡下去。她不但在滿洲而且在中國本部建立起傀儡政府或是偽自治組織來，破壞中國行政權的完整。並公然有組織地鼓勵着走私，給我國的金融機構以嚴重的打擊。她用了威脅和陰謀不住地挑撥着我國的內亂和內爭。如今她在我們的土地進行着最野蠻的戰爭，確實殺害了好多萬無辜的非戰鬥員，毀壞了價值幾千百萬的平民財產以及非軍事性的建設事業了。她毫不受着照理應該負責的政府官吏的牽制一步進一步地任意欺凌侮辱我們的政府及人民。你們面對着這些事實，可以責備正常人類的我們跟日本對敵麼？是的，說得有力些，我們是反日。然而我們卻並非單因為他們是日本人而反日。我們對於日本的侵略，日本的屠戮，以及日本的統治，大家都是要反抗的。這我所以說，就是遠東局勢的一切實際中間最真實的一點。

至于說我們是共產主義國家這一種罪狀，我個人却少不得要把這個當作特殊的